



ULSZ3094 PROJECT II

论海凡《野径》热带雨林的动物书写与主题

The Rainforest Animals Writings and Themes of Hai Fan's *Ye Jing*

洪文涵

ANG WEN HAN

22ALB02300

指导教师：李树枝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FEBRUARY 2025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5 Ang Wen Ha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3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6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10
第四节 研究范围	11
第五节 研究方法	12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14
第二章 《野径》动物书写与主题（一）：弱者与个体的生存困境	15
第一节 〈黄麂〉与〈黑熊〉：弱者在生存困境中的抉择	17
第二节 〈松鼠〉与〈鼠鹿〉：集体生活下的个体困境	19
第三节 小结	22

第三章 《野径》动物书写与主题（二）：个体的贡献与选择	24
第一节 〈大象〉与〈山龟〉：集体思潮下的个体贡献	26
第二节 〈野猪〉与〈长臂猿〉：生命的偶然与选择	29
第三节 小结	32
第四章 结语	34
参考文献	36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洪文涵 ANG WEN HAN

学号：22ALB02300

日期：2025 年 5 月 2 日

摘要

本文以海凡小说集《野径》为研究对象，聚焦其热带雨林中的动物书写，探讨动物意象与马共游击队员生存经验之间的深层联系。作为曾经亲历雨林斗争的马共士兵，海凡通过动物与人类互动的描写，将个体生存经验转化为富有象征性的文学表达。论文以〈黄鹿〉、〈黑熊〉、〈松鼠〉、〈鼠鹿〉、〈大象〉、〈山龟〉等篇章为例，解析动物在文本中不仅作为自然存在的实体，更承载了生存意志、情感投射、个体挣扎与精神象征等多重意涵。通过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论文指出《野径》打破了传统马共书写一味宣传革命的叙述模式，而是转向对个体生命状态的细腻刻画，展现了人在自然与历史剧变下的挣扎与选择。

本研究发现《野径》中的动物意象往往折射出马共战士在生存压力下的情感状态与思想变迁，动物作为“他者”与“镜像”存在，促使读者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在困境中的意志与尊严。同时，《野径》通过雨林生态与人类社会之间的错位，揭示了马共战士在时代边缘中的身份困境，构筑出一幅富有情感温度的革命历史图景。本文主张，海凡的动物书写不仅是对自然与革命记忆的复调再现，也提供了一种由个体视角出发的历史书写方式，呈现出革命行动中个体主体性与生存伦理的多重张力。

关键词

海凡；《野径》；马共书写；动物书写；动物意象

致谢

谢谢树枝老师的耐心指导

谢谢洁仪、靖茜、伽惠、雪莉等同学的指点

谢谢爸妈和家人的无声支持

谢谢自己努力到现在

너무 너무 감사해요

第一章 绪论

热带雨林在过去曾是地球过半数生物物种的栖息地，曾经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生物，但随着时间演变，雨林不再适合人类生活，先人们离开了雨林，只剩下少数部族还留在雨林内生活。当人们离开雨林的时间越长，人们对雨林的认识越发生疏，即便雨林从始至终都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可这时的人们只能隔着距离，通过想象去认识雨林。马共领导的游击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也因种种缘故被放逐到雨林里，再次回归到雨林中的生活，而马共游击队在大多数普通人的眼中是一个遥远的群体，人们因此也只能通过想象或揣测去认识他们。¹当马共游击队进入到雨林后，两者的形象交错与重叠，带给人们模糊的印象，雨林为生活中的人们带来诸多恩赐，如调节气候与提供资源等，但同时雨林的神秘与未知也处处透露着危险，使人们不得不抱持着敬畏之心。被放逐进入雨林的马共游击队同样如此，对当代人来说，他们是生活在历史中的群体，是在历史课本中出现的角色，而这种被隔离与被忌讳的缘故，使得人们只能通过传言与想象去认识，难免会产生误解²。海凡的《野径》以热带雨林的动物为题，描写雨林中的动物，铺陈一段段马共游击队的情事，通过自己的经验让人们认识雨林与游击队富有情感和欲望的多重面貌。

本论文以海凡《野径》中的动物书写与其所承载的主题意涵为研究课题，采用文献调查法、文本细读法以及社会历史批评法，从动物意象与人物形象之间的隐喻和象征切入，分析作品中游击队员与动物之间紧密的映照关系，探讨海凡《野径》的主题意涵。通过文本分析与社会历史背景分析的相结合，本文发现《野径》不仅展现了马共游击队员在生存

¹ 海凡，〈附录 1：蛮花野果 历历丛林〉，《野径》（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21），页 207。

² 海凡，〈附录 1：蛮花野果 历历丛林〉，《野径》，页 207。

困境中的挣扎与抉择，更揭示了动物意象如何参与塑造弱者意志与生命尊严等主题。³研究表明，海凡的马共书写已从早期以革命理想为核心的书写转向融合动物生态与生命经验的文学表达，同时也通过马共基层队员的视角，呈现出更为具体且真实的马共日常生活与内在心理。本文的研究在深度挖掘《野径》的主题意涵之余，也为海凡作品中动物书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展了马共文学的阐释空间。

³ 王富仁，〈文本分析略谈〉，《语文建设》2014年第7期，页4。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海凡，1958 年于新加坡出生，本名洪添发，于 1976 年上队马共游击队，⁴曾参与马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十三年，直到 1989 年马共、泰国与马来西亚政府三方签订合艾和平协议后，得以重返社会，著有文集《雨林告诉你》（2014），散文集《喧腾的山林》（2019），小说集《可口的饥饿》（2017）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17 年中文十大小说。另以辛羽为笔名，书写岛国城市生活，曾获金笔奖、第二、三、四届方修文学奖以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⁵海凡的马共书写创作时间落于马共斗争失败后的和平时期，后顾与全知的视角以及海凡曾参与雨林斗争的个人经验，使其文本在对历史进行反省之外，同时注重美学的展现，这让海凡的作品与其他前马共党员，如金枝芒与贺巾的著作有所不同。金枝芒与贺巾等前马共党员的作品将宣扬理念与鼓舞士气作为首要任务，当中的革命意识让小说的历史性更胜于文学性，而海凡的作品既表现出了革命者的理想与激情，也同时呈现了革命者在革命末期失去使命与理想幻灭的茫然与焦虑。⁶

《野径》（2021）收录了十二篇以雨林野生动物为题的小说，作于 2016 年至 2019 年间，是海凡自 2014 年出版的《雨林告诉你》以来，第四本题材相关的文集，因题材围绕着马共与丛林游击战争，因此被论者归类为马共书写。⁷事实上，《野径》除了马共书写以外，还存在着精彩的雨林书写，鉴于大多数人们对雨林以及对马共持续经年的游击战争只停留在有距离的眺望与想象，海凡作为雨林与游击战争的亲历者，选择做一个尝试，把

⁴ 王治平，〈饥饿、断肢与污秽的情爱——海凡小说中的马共经验〉，《中国现代文学》2023 年第 44 期，页 207。

⁵ 海凡，《野径》，封面页。

⁶ 王治平，〈饥饿、断肢与污秽的情爱——海凡小说中的马共经验〉，页 208。

⁷ 海凡，〈后记：偶来野径得花归〉，《野径》，页 203。

读者对“雨林的想象”与“游击战争的想象”这两者的探寻结合起来，再融合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后写下，将热带雨林里的动物与当年的游击情事进行一番拼贴，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⁸此外，比起带有浓厚革命意识的马共书写，《野径》的着重刻画更多的在于马共群体下的一个个鲜活个体，这些个体在雨林中为了生存，时不时与雨林中的各种野生动物打交道，这些野生动物不仅会作为游击队的粮食与营养，很多时候也会成为游击队员的精神慰藉，为他们带去些许的缱绻与温存。

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建立于 1930 年 4 月 30 日⁹，作为在地最早成立且具有跨族群性的左翼政党，引起了英殖民当局的高度关注。¹⁰马共最高领导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其军事组织为 1949 年 2 月 1 日组建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1982 年改名为马来亚人民军。七十年代，马共曾派出数支突击队深入马来半岛各州，但在马来西亚军队的猛烈与疯狂追击下，各队损失惨重，使马共重新发动武装斗争的努力遭受严重挫折。¹¹至八十年代，马共面临了多项困难，首先是外援已被停止造成财政拮据，接着周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遭遇边缘化，致使游击队得不到新血的补充，日渐衰弱。不仅如此，游击队内部问题严重，逃出森林的人数不断增加，而全世界的和平浪潮也在促使着游击队抗争模式的消亡，为了和平的谈判也即将到来。¹²直到 1988 年 6 月，马共继 1955 年华玲和谈之后，

⁸ 海凡，〈后记：偶来野径得花归〉，《野径》，页 204。

⁹ 何启才，〈试论马来亚共产党的电波宣传战及其影响：以「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为例（1969-1981）〉，《台湾东南亚学刊》2020 年第 2 期，页 37。

¹⁰ 何启才，〈马来亚共产党的南下策略与意义〉，《人间思想》2015 年第 10 期，页 94。

¹¹ 海凡，〈附录 3：合艾和平协议签署的前前后后〉，《野径》，页 226。

¹² 海凡，〈附录 3：合艾和平协议签署的前前后后〉，《野径》，页 227。

第一次向全国公开表示和解的意愿。¹³1989 年 12 月 2 日，经三方多次谈判，和平协议于合艾签订，结束了马共长达 41 年的武装斗争，使马共的成员们得以走向全新的人生道路。

¹³ 海凡，〈附录 3：合艾和平协议签署的前前后后〉，《野径》，页 230。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野径》于2021年1月20日出版，以《野径》为研究主体的相关资料很少，而以《野径》中的动物描写为主体的研究论文自然更少，大多数与海凡相关的研究论文多以海凡的马共书写与马共经验为研究主体。因此，本篇内容中将会尽力从海凡相关的著作论文和动植物描写相关的著作论文中搜寻可以运用的资料，以类似研究方向的专书、学位论文或期刊论文等，作为前人研究回顾这部分的参考与依照。

海凡身为马共作家的局内人，其作品吸引了很多有涉猎马共研究的学者进行研究与讨论，其身为前马共党员与基层游击士兵的经验，让他写出了与以往马共书写所拥有的不同视角。王治平在〈饥饿、断肢与污秽的情爱——海凡小说中的马共经验〉中明确写出海凡的马共小说与前人有何不同，即不同于前人的革命文学着重于宣传与鼓舞之积极正面的用意，更多的是道出马共士兵在革命晚期的真实心境，使共产党员褪去革命光环的同时，也洗脱了外界对于马共成员带有的异样眼光，勾勒出当时马共党员复杂且多样的凡人面貌。

¹⁴这篇期刊论文以多部海凡的作品进行讨论，其中包括《雨林告诉你》（2014），《可口的饥饿》（2017），《喧腾的山林》（2019）以及本篇内容的研究主体——《野径》（2021），讨论海凡马共小说当中的革命的理想与激情以及个人主义的欲望两者之间的冲突。¹⁵通过这篇论文，可以看到海凡的马共小说在刻画游击队基层士兵时的独特性，其马共书写不再局限于革命者的伟大精神，而是能够将革命基层士兵的故事与心境转变呈现在

¹⁴ 王治平，〈饥饿、断肢与污秽的情爱——海凡小说中的马共经验〉，页208。

¹⁵ 王治平，〈饥饿、断肢与污秽的情爱——海凡小说中的马共经验〉，页209。

读者面前，将从前只专注在革命群体的视角转移到革命群体之下，即一个个鲜活士兵的个人经历与心绪。

此外，早在 2017 年就有拉曼大学中文系的前辈进行过与海凡相关的研究，那就是云天恩的学位论文《论“文史互见”视角下的“马共书写”——以金枝芒、驼铃、海凡为例》。从其论文可以得知，马共作家中的局内人词藻质朴，更忠于“此时此地”的现实，而局内人的马共书写同时也是他们思想的载体，他们的作品可以成为马共思想史的参考与依照。包括海凡在内的局内人作家，他们的作品分别代表了马共历程的不同重要阶段，对于他们而言，马共书写既是创作，也是回应集体创造的历史，作家们独立的人格与品味，显示出马共党员在个人与党之间对于斗争方向的认知是泾渭分明的。¹⁶对于马共成员，从个体的角度去思考他们在时代和社会中的地位，才是更客观的视角，这一点与本文对于《野径》中游击基层士兵的个人塑造之看法是相符合的，只有暂时脱离革命群体的视角，从个人的视角去观察，才能真正了解作为个体的一个个马共战士。三位作家的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人及其时代的故事，这些作品的特殊之处在于摆脱了政治色彩，显得更具“人性化”。¹⁷

不仅如此，还有陈焕仪以马共成员的传记文学切入点，进行研究讨论的博士论文《“不容青史尽成灰”——马华文学里的马共传记书写》，这部分文学直到 1989 年合艾和平协议签订后才得以逐步出版，对马来西亚建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填补了学术领域中关于马共传记的空白处。这一研究对马共传记文学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双重属性进

¹⁶ 云天恩，《论“文史互见”视角下的“马共书写”——以金枝芒、驼铃、海凡为例》（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论文，2017），页 48。

¹⁷ 云天恩，《论“文史互见”视角下的“马共书写”——以金枝芒、驼铃、海凡为例》，页 50。

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只有真实性与文学性并存，才配得上“传记”加“文学”的概念，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核心特质之一，“传记”立于“文学”之上，传记文学的内容不能杜撰，“文学”指的是作者的审美因素和对文学创作的追求，这一切的前提是要站在真实的立场上进行创作。¹⁸这一研究的视角全面，从马共领导人至马共女性成员的传记均有涉及，使马共传记文学的观察视角不受局限，能从不同的个体进行多方面的观察与研究。尽管如此，这篇博士论文与本文的研究课题仍没有太多直接相关的研究，但其中马共女性成员的传记文学的部分内容与资料或许能够成为《野径》中游击女队员形象的依照。

对于以海凡为研究中心的论文，则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颜佳燦所写的《从马共书写到雨林书写：以海凡为中心》，这一研究中可以看到海凡的作品从鼓舞士气的笔调逐渐转变成更注重雨林生态、人物与生活细节的描写以及更具文学的美学反应，也就是从马共书写至雨林书写的渐渐转变。当然，无论以任何一种书写的概念来看待海凡的作品都是不全面的。¹⁹这个转变过程的开始是在海凡离开武装部队之后，他的文学作品较少书写革命的大是大非，较多在于书写雨林中人物、动物与风景等等具有美学反应的事物，不再专注于马共的大群体，而是将书写的中心转移到雨林生态与马共成员的个体书写。这篇论文是经过对海凡本人进行访谈后才撰写而成，其中附录有着详细的访谈记述，使读者可以直接得知海凡本人的真实想法，是值得参考的第一手资料。

可惜的是目前并未找到对于海凡作品中动物书写的相关研究与资料，因此只能尽力寻找与动物书写有联系的研究，以期获得可用的参考与依照。目前已接触到与《野径》最直

¹⁸ 陈焕仪，《“不容青史尽成灰”——马华文学里的马共传记书写》（福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论文，2019），页1-2。

¹⁹ 颜佳燦，《从马共书写到雨林书写：以海凡为中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论文，2019），页34。

接相关的资料则是来自《野径》的序文〈诗意的微芒——序海凡小说集《野径》〉，是由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林春美老师所撰。这篇序文的阐释触及不少潜在文字底层的思绪，对读者甚至作者本人都大有裨益。²⁰

²⁰ 海凡，〈后记：偶来野径得花归〉，《野径》，页 205。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海凡的《野径》是雨林书写与马共书写的结合，连接了自然与人文，将马共游击队在雨林生活的过去经历通过文学的手段再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个大多数人都并不真正认识热带雨林和马共群体的时代，《野径》使读者能够近距离地认识到热带雨林的丰富生态以及拥有七情六欲、悲欢哀乐与是非对错的马共群像人物²¹。阅读《野径》是一种通过文字认识陌生环境与历史的过程，让读者能获得自身经历所难以获得的近距离体验，并且文本中的动物书写与游击队士兵的生活息息相关，动物的意象和游击队士兵的形象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值得细细研究与解读的。

基于此，本文的动物书写与主题研究目的在于：

- 一、探讨小说中动物意象的象征以及隐喻；
- 二、分析动物意象与小说中角色形象之间的联系；
- 三、探讨《野径》的主题意涵。

²¹ 海凡，〈附录 1：为有牺牲允蕴情思〉，《可口的饥饿》（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7），页 260。

第四节 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将围绕《野径》的文本进行，文本当中以热带雨林里的野生动物为引，铺陈出一段段游击队的生动情事。²²《野径》对雨林中野生动物的习性充分描写，作者这种对于野生动物习性的掌握源自于当初那段游击生活的经验，作者在雨林的游击生活中与野生动物进行了多次不同距离的接触，或近或远的距离让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些野生动物，有的是亲身接触的经历，也有的是从其他同志口述的经历中得知，东拼西凑地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这些野生动物与游击队士兵在作者写下的野径上偶遇，不再是平行的两条线，两者的联系不只是猎物与猎人，还有可能会成为更深刻的关系，如松鼠会成为游击队员的宠物，作为精神上的慰藉。野生动物遵从于生存的本能与欲望，在雨林里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游击队士兵则需要遵守着部队的指挥与命令，为了革命的理想抑制着最原始的本能与欲望，这是两者本应存在的不同之处。然而，游击队士兵被驱逐入原始的热带雨林，在革命理想趋近幻灭的境况下，在压抑之下的本能与欲望随着雨林里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时的野生动物与游击队士兵似乎也没什么不同了，两者都只是为了生存而遵循着本能的欲望。

²² 海凡，〈后记：偶来野径得花归〉，《野径》，页203。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三种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调查法、文本细读法以及社会历史批评法来对海凡的《野径》进行探讨。

其一、对于文献调查法的运用，将会通过线上与线下的搜索查询，找出适用于本文研究的电子书与实体书，本文将使用王先霈的《文学批评原理》处理课题中与文学批评相关的部分内容，同时会以 CNKI 中国知网与华艺线上图书馆作为线上搜索论文的平台媒介，以期能够运用文献完善本篇的内容。通过这条渠道获得的主要文献有：王治平的期刊论文〈饥饿、断肢与污秽的情爱——海凡小说中的马共经验〉、云天恩的学位论文《论“文史互见”视角下的“马共书写”——以金枝芒、驼铃、海凡为例》以及陈焕仪的博士论文《“不容青史尽成灰”——马华文学里的马共传记书写》。

其二、文本细读法指的是新批评所创造的一种具体批评方法，此批评法是建立在对文本语义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进行尽可能详尽的分析与解释，这与自我感兴式的印象批评有明显区别，并不是随意的主观抒发，而是立足于文本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批评方法。细读法要求批评家在阅读中以极致精细的目光去阅读作品中的句子与词汇，力求捕捉词句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等。²³ 本文将运用文本细读法来对海凡的《野径》进行详尽细致的阅读，以探讨文本中野生动物与游击队人物两者形象在作者所铺陈的情事中存在的联系。

²³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153-154。

其三，选择社会历史批评法的原因在于海凡《野径》的书写离不开马共的历史，游击队的故事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历史上的马共发动武装斗争，进而使马共士兵被驱逐入雨林中展开几十年的游击生活。《野径》中的游击队士兵正因生活在雨林中，才会与当中的野生动物发展出密切的关系。想要了解海凡的马共书写，则必须通过观察马共的发展历史，分析马共的发展历史对作家造成哪些影响，作家的思想倾向如何形成，这是因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作家的生平经历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社会历史背景是无法忽视的重要要素。^{24 25}海凡作为马共历史的亲历者，同时也是《野径》马共书写的作者，由此可知海凡的《野径》无法抽离马共的社会历史，《野径》可说是再现了当时游击队的雨林生活，因此将文学作品的《野径》与马共的社会历史进行结合，能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

26

²⁴ 卢卡奇著、燕宏远、李怀涛译，《小说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页 75-77。

²⁵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页 69，76。

²⁶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 116-117。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本文的初步研究成果目前只在于分析篇名的野生动物与小说中角色形象之间的联系这一项，以下进行部分举例。

首先是十二篇小说之首的〈黄麂〉，一开始对于黄麂习性的介绍，会让读者先入为主地认识到黄麂的温驯和谨慎，可阅读下去会发现，黄麂充满血性的断腿逃命之举是令人震撼的，这正是生物最原始的生存本能，经过深度压抑的本能会在某一瞬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当联想到阿沙族阿那“骑猪难下”的经历，从盘算如何捕猎到来不及细想跳上野猪身上，直到最后撞上树桐才从野猪背上滚落，这种强大的意志不仅是源于人对于吃的欲望，同时也是对于生的欲望。阿那与黄麂的行为都只是为了活下去而放手一搏，在本篇小说的最后由克定心中发出的深省：“弱者为了苟全求生。一些选择其实是没有选择！”²⁷正是最好的写照。

接着是第四篇的〈松鼠〉，阿旺与小松鼠对于冰玉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家人之角色，两人一鼠因孤独而相遇，度过了一段表面看似幸福喜悦的生活，可那都是在压抑欲望的情况下才形成的短暂局面。阿旺和小松鼠最终都“逃”离了冰玉的身边，阿旺为了离开游击队，明知自己不识水性，却毅然决然跳入大河，而小松鼠在找到对象后，选择抛弃了陪伴自己长大的冰玉，他们都在分岔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冰玉的伤心也无人可以抚慰。

²⁷ 海凡，〈黄麂〉，《野径》，页20。

第二章 《野径》动物书写与主题（一）：弱者与个体的生存困境

动物书写是自然书写的一项重要分支，也是当代跨学科研究中的前沿领域之一。当代动物研究兴起的背景可以追溯到 1968 年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P. Thompson, 1924-1993）等学者所提出的“底层史”研究取向，主张将历史叙事的关注点转向农民工、妇女等弱势者与边缘群体，而动物作为弱势者中的弱势逐渐被纳入人文学科的视野。²⁸在解放运动盛行的氛围中，1975 年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动物解放》，主张“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呼吁人类正视动物的感知能力与权利问题，这不仅推动了动物解放的运动，更促使学界将对动物的关怀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²⁹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动物与人类生活的紧密联系，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人们自身的文化与价值，理解动物因而成为解码人类文明深层逻辑的必经之路，以动物为主题的文章与书籍因而陆续出现。³⁰在文学研究领域，动物书写是指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动物的描绘与塑造，动物在文学作品中可以作为叙述主体、情感投射对象或是文化与思想的象征性载体。这种书写的背后不仅反映出人类对动物的多元态度，也承载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文化意义与思想意涵。

《野径》中的十二篇小说，分别以十二种不同的野生动物为题，都是马共部队在热带雨林中的游击生活里所遇见的动物，它们在马共的雨林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海凡通过在小说里细腻的动物书写向读者展示马共队员与雨林野生动物的生态互动，从其中

²⁸ 郑丽榕，〈台湾动物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以近二十年来为主的探讨〉，《成大历史学报》2020 年第 58 期，页 233。

²⁹ 彼得·辛格著、祖述宪译，《动物解放》（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页 2-3。

³⁰ 郑丽榕，〈台湾动物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以近二十年来为主的探讨〉，页 234。

可窥见两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共生关系。《野径》中的动物书写具有多层含义，小说中以热带雨林为背景，在故事里的动物皆为热带雨林中的物种，这是基于现实层面展开的动物书写。在这一层面，动物与马共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直接纯粹，动物是作为马共队员日常的食物，是赋予马共队员生命生机的基本养分，是他们得以维持抗争的物质支撑。当然，有些凶猛的动物免不了会成为马共队员的“敌人”，在这片大自然里与他们争夺猎物。然而，在漫长的雨林生活里，也有不少马共队员将一些动物视为家人一般，在这条火热，却也冷冽的野径上获得些许精神上的慰藉，使心灵在身体的疲倦之外得到短暂的抚慰。《野径》的动物书写不只停留在现实生态的还原，在某些篇章中更呈现出寓言化的书写倾向，借助对动物形象的塑造，寄托小说中马共队员人生经历中的思想与情感，将动物的生存经验转化为人类的文化经验，进而使动物形象超越自然本体，成为道德观念、社会隐喻以及精神象征的多重载体。³¹

文学意象是一种融合作家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的艺术形式，是形与神、意会与言传、分离与聚合的统一体，通过具象的形象承载作家的精神体验与思想内涵，体现了文学语言中感性与理性的交融。³²在作家通过意象表达哲理与观念的过程中，会将其抽象的经验与思维转化为具体的意象，所以读者在鉴赏时则可以从具体意象回溯到作家的思想与观念。³³因此，通过分析《野径》中的动物意象，既可窥见海凡所寄寓的主题与思想内涵，也有助于探讨这些动物书写的深层原因与文学功能。

³¹ 韩雄飞，〈试论动物寓言的艺术特质〉，《昆明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页14。

³² 马秀鹏，〈中西文学意象的理论阐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页117。

³³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232-235。

第一节 〈黄麂〉与〈黑熊〉：弱者在生存困境中的抉择

黄麂与黑熊这两种性情迥异的动物，在《野径》所描绘的热带雨林中构成了对比鲜明的生存景观。前者温驯谨慎，常被游击队视为易于活捉的新鲜补给；后者则以凶悍著称，唯有通过射杀才可取得。尽管两者在习性与形象上相差甚远，却被游击队统一视为生存资源。在生存危机骤至之时，它们分别依据自身本能做出求生反应，这些反映不仅揭示了动物在自然法则下的本能抉择，也寓示了弱者在绝境中所能展现出的意志与尊严。两种动物意象的对照，映现出弱势个体在生存困境的不同抉择。

〈黄麂〉虽然篇幅相对其他几篇略显短小，但以小说中克定内心的深省——“弱者为了苟全求生，一些选择其实是没有选择！”³⁴作为切入，开启了《野径》中关于生存、挣扎与选择的主题面向。小说开篇即点明了游击队与野生动物在雨林野径里最直接的关系，即猎人与猎物，黄麂在本篇中的角色就是处在猎物的位置，但这种位置并非一成不变。

通过阿那的口述中，分别得知两段往事：第一段就是阿那本人的经历，阿那曾在捕猎野猪时，反遭重创而濒临死亡；第二段往事则是阿那兄长在追捕箭猪时目睹其临危反击、发射尖刺的画面。在这两段叙述中，可以看见阿那与兄长在狩猎中经历了强弱地位的转换，不仅揭示了狩猎的危险，更颠覆了人类与动物之间单向的强弱逻辑。正因如此，当在印象里本是温驯的黄麂选择断腿求生时，黄麂在阿那眼中就再也不是可被任意宰割的“弱者”了，其所展现出的生命意志让阿那敬畏不已。黄麂的意象由此超越了自然物种的角色，转

³⁴ 海凡，〈黄麂〉，《野径》，页20。

化为生存意志与生命尊严的象征，作为本篇章题向读者展示了弱者在极端生存情境下的选择。³⁵

〈黑熊〉描写了两位马共女战士在雨林中巡吊，先后捕捉到熊仔与母熊的故事。对游击队而言，黑熊是雨林中的第二类“敌人”，因其时常会掘食并破坏林中的粮食补给。然而，相对于这类刻板化的认知，小说中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母熊在逃离之后仍返回寻找熊仔的动物本能行为。小说通过游击队对黑熊的印象认知以及黑熊动物本能行为之间的对照，使黑熊在兽性之外被赋予了自然生态中原始而深沉的母性，将其形象刻画得更具层次。

原本游击队与黑熊之间至少是维持着势均力敌的关系，但当熊仔掉入陷阱后，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母熊虽察觉危险并一度退离，却因生物本能所赋予的母性牵引，最终选择返回寻找熊仔，而由此踏入死亡陷阱。母熊的选择并非理性判断下的失误，而是源于生物本能，一种以母性为“轴心”的行为，展现出自然界中对“亲子关系”不可割裂的执念。本篇的两位女战士——岩华与丹秀，两人都曾生过孩子，但因为身在部队，她们只能选择生而不养，将个体母职让位于集体革命。因此，母熊自然母性的本能坚持与人类社会中被压抑的母性选择就形成了一种对比。黑熊的死去不仅展现了自然生态中的纯粹的母性本能，也映射出弱势者即使身陷困境，也仍愿以情感本能做出回应的尊严姿态。

如果说〈黄鹿〉揭示了弱者没有选择的生存困境，那么〈黑熊〉则进一步展现了弱者在困境中的执意选择——哪怕这种选择注定通向牺牲，也依旧保有生命的尊严姿态。

³⁵ 〈活动回顾：“雨林生态和记忆书写”讲座〉，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8年5月22日，<https://www.umchineseudies.org.my/2018/05/22/%E6%B4%BB%E5%8A%A8%E5%9B%9E%E9%A1%BE%EF%BC%9A%E9%9B%A8%E6%9E%97%E7%94%9F%E6%80%81%E5%92%8C%E8%AE%B0%E5%BF%86%E4%B9%A6%E5%86%99%E8%AE%B2%E5%BA%A7/>。

第二节 〈松鼠〉与〈鼠鹿〉：集体生活下的个体困境

松鼠与鼠鹿皆为体型小巧，无甚危险性的动物，于是成为了游击队员在漫长雨林生活中的精神陪伴与情感寄托。它们分别与冰玉、艾月之间建立起特殊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某种情感对照。凌志对冰玉的情感投射，恰如冰玉对松鼠的依恋，皆表现出个体在严酷环境中对建立情感链接的渴望；而鼠鹿与艾月则同样处于游击队集体中的“异类”位置，面对环境的陌生与排斥，展现出进入集体时的惊恐与不安。松鼠的意象既代表着情感链接的建立可能，也象征着个体间的隔阂难以真正消除；相对而言，鼠鹿则揭示了集体生活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另一面——通过理解与关怀慢慢消除隔阂。

〈松鼠〉中，动物在游击队的雨林生活中不再只是生存敌手或捕猎对象，而是扮演寄托人类情感的角色。³⁶本篇的松鼠虽是冰玉的宠物，但实则更像亲人般的精神陪伴，成为战士日常生活中稀缺而宝贵的情感链接。与前几篇所描绘的狩猎、敌我等对立关系不同，松鼠与冰玉之间建立起的纯粹相处关系，反映了马共战士的严苛环境中对于建立情感联系的渴望。

然而，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未真正打破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隔阂，物种的他者性始终难以逾越。³⁷松鼠无法理解冰玉的孤独与悲伤，情感的回应也因此常陷于单向投射之中。这种不可沟通的距离不仅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也映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冰玉与阿旺之间亦存在类似的“隔离”，如果说冰玉与松鼠是物种上的“隔离”，那么她与阿

³⁶ 海凡，〈豢养温暖与惆怅〉，《星洲日报·星云副刊》，2017年7月27日，<https://www.sinchew.com.my/20170727/%E6%B5%B7%E5%87%A1-%E2%80%A7-%E8%B1%A2%E5%85%BB%E6%B8%A9%E6%9A%96%E4%B8%8E%E6%83%86%E6%80%85/>。

³⁷ 段燕，《他者·他性·他我：当代新英语小说中的动物研究》（武汉：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9），页71-72。

旺之间的隔阂则体现在种族身份以及革命理念的冲突上。冰玉无法理解阿旺对出国求学的执念，亦难以理解其最终选择逃离部队的决定。冰玉与松鼠无法跨过沟通的鸿沟，和阿旺也难以在思想上建立真正的链接。

松鼠一方面是冰玉孤独生活中的情感投射，另一方面也象征着马共斗争现实中的理念分歧与族群矛盾。就如松鼠与阿旺最终都离开了冰玉，不同的个体即便曾在某段时代洪流中短暂地汇聚同行，若无法建立真正的理解与认同，各自的立场与身份终究会使他们命运的岔路上做出各自的选择。松鼠在本篇中作为“他者”的存在，呈现出个体之间在马共斗争的大时代下依然存在难以弥合的认知鸿沟与情感裂缝。

〈鼠鹿〉开篇就以“热带丛林里的小精灵！但没几人真正见过”³⁸的描写塑造了鼠鹿神秘、机灵的动物形象，因为难以被捕捉到，所以游击队大部分人对它的认知仅有在革命传统课上听到的“鼠鹿爱吃山橄榄”。尽管如此，这一仅有的认知也让在部队里饱受排挤的艾月装到了传说中的鼠鹿。这场颇具象征意味的相遇，将神秘的鼠鹿与艾月在集体中的异质处境悄然并置。

艾月本是地下斗争中冷静机警、身经百战的战士，可当她闯过重重难关回到革命边区后，迎来的却是同志对她的鄙夷与不解。

这曾经是她精神支柱的革命集体，她翘首北望的光辉圣地，怎么却很快显露出对她的不解，甚至鄙夷？军装穿在身，怎么却无法昂然挺立？³⁹

³⁸ 海凡，〈鼠鹿〉，《野径》，页 62。

³⁹ 海凡，〈鼠鹿〉，《野径》，页 67。

艾月虽是革命大熔炉所铸成的特殊个体，但也难以融入这革命的集体。在她的回忆中，曾听过一个鼠鹿通过智慧识破鳄鱼阴谋的故事，但现实里的鼠鹿却不慎掉入了自己的陷阱里。鼠鹿惊恐而警觉的眼神，映照出艾月在集体中的孤立与不安，而她的感悟——“鳄鱼到底不比人，人更复杂，更不容易应付！”⁴⁰，道出了一个历经生死险境却仍难以适应人情冷暖的个体在集体中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然而，鼠鹿在艾月手中的神情由惶恐转为温柔，暗示着艾月与部队之间的隔阂也即将松动。艾月的擅自出队最终并未招致严惩，而是被林莽等人护送归队，这一行为暗示了组织对她的态度的缓和与接纳。鼠鹿的形象不再只是丛林中的神秘精灵，而是成为集体关系的隐喻：在群体生活中，关怀与排斥往往并存，它们共同塑造了个体的境遇与性格。鼠鹿落入人类所设的陷阱时惊惧交加，正如艾月初归集体时的被孤立感，但在理解与包容中，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有可能融入集体，重新建立某种信任与联系。

松鼠与鼠鹿意象的差异，不仅反映出人与动物之间不同的互动形态，更进一步揭示了集体生活下个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展现出集体力量既可能带来情感依附，也可能引发隔膜与冲突的双重面貌。

⁴⁰ 海凡，〈鼠鹿〉，《野径》，页 63。

第三节 小结

在海凡结合自身经验所建构的雨林世界中，从游击队员与野生动物的捕猎关系中可以窥见背后所隐喻的强弱权力结构。正如马共在历史中成为了政府军追捕的对象，他们作为弱势者，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选择进入雨林，依靠自然资源与集体协作建立起生存体系与抗争资本。这既是马共身为弱势者在生存困境中做出的选择，亦是马共即便身处弱势，仍选择为革命理想而抗争的沉重抉择。然而，马共这一集体的选择并不能与马共战士个体的选择划上等号，不同个体在上队时所抱的动机各不相同，并非所有人都是为了革命理想而加入队伍。

潘婉明在文献研究中指出，不少男性马共成员在回溯自身革命动机时，倾向于将个人选择置于当时反帝、反殖民与争取独立的历史潮流之中。他们在文字或口述回忆中普遍建构出一种大义叙事模式，通过强调集体利益与公共使命，为自身行为赋予更高的合法性与正当性。⁴¹然而，这段宏大的抗争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因共同理想而聚集的独立个体所支撑起来的。在将个体生命让渡给集体事业的雨林岁月中，个体的情感与本能不可能被完全抹去，而是以细微但真实的方式流露。因此，《野径》中充满真情实感的个体叙事，恰恰补充了此前以“大义”为主导的叙事模式所忽略的空白，使读者得以穿透宏大的历史叙事，触摸那些在历史洪流中切切实实存活过的马共战士。

再者，要探讨小说中丰富的女性马共成员视角，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分析。动荡时期的马来亚与新加坡在政经文教各方面仍处于落后状态，国家尚未拥有自主权。出生于普遍贫困且父权制根深蒂固的社会的女性，个人自由与权利往往难以得到公平保障。

⁴¹ 潘婉明，〈战争·爱情·生存策略：马共女战士的革命动机〉，《思想》2012年第21期，页45-46。

在这时代背景下，部分女性选择加入马共，试图借此改变自身命运。她们的参与初衷并非源自意识形态的感召，而是在组织内部通过接触、学习，逐渐理解并认同马共的斗争意义。

⁴²组织与部队中的教育训练，不仅提升了她们的知识水平，也增强了她们的自信与自尊，使她们得以在后续人生中自主抉择自身的步伐。

〈蟒蛇〉中的女医士懔心体现了女性在革命实践中的自主性与专业成长：

在地下她本就有中医底，来到部队跟着“阿模”学西医，她有钻研精神，几年下来，从医务员成了医士。⁴³

懔心的进步不仅源于对知识的渴望，也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即使在极端环境中，依然努力争取知识、技术与主体地位的过程。⁴⁴革命的集体浪潮并未完全抹去她们作为个体的选择，即便她们处在弱勢的处境，也依然在不断的挣扎中逐渐走向属于自己的生命轨迹。

⁴² 邱依虹编、黎绍珍、林霭云译，《生命如河流：新、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马来西亚、新加坡抗日、反殖、独立运动纪实（1938-1989）》（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4），页 30。

⁴³ 海凡，〈蟒蛇〉，《野径》，页 26。

⁴⁴ 陈焕仪，〈走入森林，走出自我——以《生命如河流》为例看女性参加马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 年第 2 期，页 86-87。

第三章 《野径》动物书写与主题（二）：个体的贡献与选择

《野径》不仅聚焦于马共战士们在雨林中的集体生活，同时探讨了这些个体在当时时代环境的内心挣扎与生存抉择。经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发现作者通过表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揭示马共战士们在革命过程中面临的生死抉择以及他们在生存压力下的道德困境。⁴⁵同时，小说通过动物意象的象征与隐喻，深化了对革命理想与个体命运之间张力的探讨，反映了人在历史变迁中的偶然与选择。马共战士与动物之间的联系，既是一种物种之间的共生，也象征了个体与历史、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曾经一讲起雨林，人们的认知就是充满瘴气的蛮荒，其中的动物更是毒蛇猛兽，而一提起马共游击队，人们的印象则是企图颠覆政府的恐怖分子。⁴⁶在隐秘的流言与传述中，这种社会性的集体恐惧迅速扩张，并被不断扭曲，最终形成根深蒂固的误解。⁴⁷马共近六十年的历史，横跨反殖民、抗日、反英争取独立以及建国等重要阶段，本应成为探讨马来西亚反殖民历史、建国史与后殖民历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⁴⁸然而，在主流论述中，马共历史长期被有意遮蔽，沦为不被允许公开讨论的禁忌知识，致使其在国家记忆中逐渐边缘化，甚至污名化。⁴⁹马共书写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叙事遮蔽所造成的历史空白，而《野径》则通过雨林生态与马共战士个体经验的双重视角，呈现出那段被边缘

⁴⁵ 王富仁，〈文本分析略谈〉，页 5。

⁴⁶ 海凡，〈附录 1：蛮花野果 历历丛林〉，《野径》，页 208。

⁴⁷ 潘婉明，〈解构新村共同体 寻访马共的身影〉，《当今大马》，2008 年 4 月 23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81806#google_vignette。

⁴⁸ 魏月萍，〈马来马共的历史论述与制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11 年第 14 期，页 3。

⁴⁹ 海凡，〈后记：偶来野径得花归〉，《野径》页 204。

化的历史记忆。⁵⁰与此同时，海凡身为马共革命的亲历者，通过将个人的经验与记忆融入创作之中，在表达自己对个体生命之关切的同时，也映现出革命历史的记忆与回响。⁵¹

⁵⁰ 朱立立，〈历史记忆·始源想象·身份建构——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历史书写及属性意识〉，《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页77-78。

⁵¹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页322-323。

第一节 〈大象〉与〈山龟〉：集体思潮下的个体贡献

大象与山龟在小说中虽然再次与游击队的食物补给形成联系，但实则各自承载了更深层的寓意。大象作为受保护动物，本应自由生存于自然，但游击队在革命的生存压力下，仍不得不将其猎杀。作为局外个体的母象被迫卷入革命的洪流，母象与幼象的生离死别，隐喻了英扬等战士在革命的征途中不得不割舍亲情，投身集体命运的悲剧轨迹；山龟在小说中的出现，在濒死的游击队员眼中，如同自然降赐的甘霖，象征着生命与希望。方信即便死去，仍紧抓着山龟不放，以残存之力护住为集体续命的微茫可能。大象和山龟的动物意象均指向了个体在集体生存环境中所付出的无声牺牲与执念守护，折射出那个时代深植于心的集体主义精神。恰如海凡所言：“‘牺牲’作为一个命运的重轭，扣压在我们肩上，覆盖了我们整个森林岁月。”⁵²

在〈大象〉中，游击队为了坚持斗争，在取得胜利前必须战胜饥饿，因此不得不猎杀大象作为粮食补给，大象在游击队眼中，成为革命进程中不得不牺牲的个体，即便它本应受到保护，但在生存压力下，这种破例亦被视作必然的无奈。大象的牺牲对应了英扬的行为逻辑——英扬清楚地划分个体事务与集体事务，他深信“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⁵³因此，当英扬得知公公去世了后，依然选择独自承受悲伤，避免因私事拖累部队进程。被猎杀的母象与哀鸣的幼象，以及去世的公公与强忍悲痛的英扬，形成了彼此映照的双重意象：无论是大象还是公公，即便并非直接参与革命的主体，但在

⁵² 海凡，〈附录 1：为有牺牲允蕴情思〉，《可口的饥饿》，页 259。

⁵³ 海凡，〈大象〉，《野径》，页 77。

这场斗争中却同样以生命或情感做出了牺牲。英扬更以自觉的意志，将自身一切彻底奉献给革命集体，体现出个体在集体命运面前，将自我退让给集体，毅然决然的牺牲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提及英扬的队友——浩方，他一家大小共五人集体上队，这一描写实际反映了马共成员在现实中的具体情境。以邱依虹所编的《生命如河流》中战争遗孤罗兰所概括的上队动机为对照：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参加马共的武装斗争？我觉得除了自己在中国受到的教育影响之外，就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全家人都支持革命……。”⁵⁴

这段叙述揭示了家庭背景与氛围在马共革命时代下对个体的革命启发，是促使个体投身集体斗争的重要心理和社会基础。⁵⁵

〈山龟〉相比〈大象〉，死亡不再只是单一地发生在动物身上，而是更直接地降临于游击队员。相应地，小说中的山龟反而转化为生命的象征，与游击队员的死亡形成鲜明对照。小说描绘了游击队在敌人围追堵截下的困境，以方信为叙述中心的视角下，读者先后经历爱人丹霞以及同志报国的接连死亡，前者被敌人枪杀而死，后者则是在疲惫、饥饿等折磨下死去。通过方信的叙事视角，死亡以零距离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山龟出现在游击队眼前时，其所承载的生命希望也与方信内心的强烈渴望形成了呼应。

⁵⁴ 邱依虹，《生命如河流：新、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马来西亚、新加坡抗日、反殖、独立运动纪实（1938-1989）》，页 139-147。

⁵⁵ 潘婉明，〈战争·爱情·生存策略：马共女战士的革命动机〉，页 51-52。

事实上，在逃亡途中，方信曾多次获得可以喘息甚至生存的机会，但他始终都选择将个体融入集体事业，坚定地集体而战。他追求的“生”，并非独自求存的生命延续，而是如山龟般缓慢、坚韧、正直地生存下去。即便在几乎看不到希望的境地中，方信仍然坚持搀扶报国、负伤前去与地下干部接头，并在发现山龟后，选择留守原地，执着守候可能出现的另一只山龟，以求为部队赢得更多生机。即使在接头地附近，老家已近在咫尺，他也没有逃回老家苟且偷生，而是决意坚守职责，与做了逃兵的林奕形成鲜明对比。山龟在此象征着缓慢而持久的生命力，与游击队员所面临的急促、逼仄的生死追捕形成强烈反差。方信试图以龟壳般的执念守护战友，但最终仍在无情的现实中殉身，彰显了个体在集体困境中无声而悲壮的牺牲。

〈大象〉与〈山龟〉分别展现了在革命浪潮下的个体的让渡与牺牲。在集体奋斗的环境中，个体的自我让渡成为常态，而大象的被迫牺牲，则映照了那个时代中被集体浪潮裹挟、无力自保的无辜个体。在革命思潮的风浪里，能够如山龟般缓慢而执着的前进者终究只是少数，大多数个体在风雨飘摇中终究难以自持。

第二节 〈野猪〉与〈长臂猿〉：生命的偶然与选择

〈野猪〉和〈长臂猿〉讲述了马共战士在合艾和平协议之后走出雨林后的生活变迁。

离开雨林后，他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不再如昔日般密切，但心底仍保留着莫名的熟悉与念想，因为这些动物总会勾起他们在雨林中的记忆。曾经在雨林中与动植物的紧密共生，如今在回归人类社会后，却被陌生感取代，正如外界社会对马共群体所持的疏离与遥望的目光。〈野猪〉中，李岩在住宅区附近偶遇闯入的野猪，勾起了他当年选择走上野径的回忆。

〈长臂猿〉里，阿欣选择回到当年从大山出来后短暂落脚的村子故地重游，得知了曾救过自己性命的长臂猿“阳光”偶然死在了群众充满玩心的枪下。

正如小说所述，出现在组屋区附近的野猪显得突兀，划开了动物栖息的树林与人类生活的住宅区之间的界限，这一明确划分隐喻了李岩的处境。他曾在雨林中长时间生活，后来回归现代社会，正如那只突入其来的野猪，他在曾经熟悉却已然陌生的故乡难以适应，茫然地面对时间给他生活带来的诸多差异。

作为一个“边缘人”，他使用被边缘化的语文——华文；身为补习老师，从事边缘性的营生。他总归把自己的生活安顿下来了。⁵⁶

野猪由于寻找食物而进入人类的住宅区，其行为反映了李岩身处的环境变化：从曾经投身于革命的自然环境，转而进入到冷漠且难以融入的现代社会。李岩的回归使他和曾经熟悉的环境产生了剧烈的断裂，这种断裂与野猪的存在不谋而合，象征着李岩与过往革命

⁵⁶ 海凡，〈野猪〉，《野径》，页172。

理想和集体命运的疏远。然而，无论是逃亡、革命，还是革命结束后回到故乡，都是李岩自己的选择，而非完全的偶然。就如野猪误闯住宅区，其行动源于生存的本能反应，反映了李岩在革命道路上的偶然与选择。在这陌生的社会中，李岩如同野猪一般成为边缘的存在，不再是那个与自然紧密相连的人，而是一个在现代化浪潮中难以寻得归属感的“异乡人”。野猪与李岩的隐喻关系揭示了他在回归社会时所经历的内心冲突，也展现了李岩在生命中的偶然与勇敢的选择。

《长臂猿》通过阿欣重游故地的叙事，展现了马共战士在离开雨林、迁居和平村后的生活景况。小说中，长臂猿作为灵长类动物，相较于松鼠、鼠鹿等与人类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其与人类之间更易形成深厚的情感链接，因此形成特殊的动物意象。小说中的“阳光”不仅陪伴林兵与阿欣等人度过了漫长的雨林岁月，更在暴风雨来临之际，以动物对自然灾害的感知本能救下他们的生命。

通过阿欣与林兵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当初的走上革命道路的选择并不感到后悔。正因共同的选择，使他们得以在野径之上邂逅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与情感链接。阿欣初上队时因逞强误入险境，林兵在寻找中结识了他；而被他们饲养的“阳光”也在一次偶然中救助了他们。革命岁月中的选择与偶然，促成了人与人、人与动物间超越物种的深切情谊。

然而，在和平村里，群众出于玩乐心理，偶然枪杀了“阳光”，在他们眼中，长臂猿不过是寻常的野生动物，猎杀不过是带有野趣的娱乐。曾经严肃而沉重的部队生活，在普通人的视角里被简化为一种粗粝而轻率的自然经验。这种认知的差异揭示了马共战士在离开雨林、重返人类社会后所受到的边缘化与异化。阿欣、林兵与“阳光”之间的关系实为

革命年代中生命偶然与选择交错的见证，而在和平年代，这段珍贵的共生关系却在主流社会的无知与隔膜中悄然断裂。长臂猿的动物意象不仅揭示了生命轨迹中无法回避的偶然性，展现了人在选择与命运交错中的微妙境遇。

〈野猪〉与〈长臂猿〉展现了命运中的偶然性以及选择的张力。另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往往是不期而至的，而当个体立于人生岔路之际，唯有以自主意志做出抉择。无论选择的初衷为何，个体所能掌握的，只有在抉择之后以坚韧之姿实践所选之路。

第三节 小结

《野径》通过动物本能的自然流露与游击队员对个体本能的压抑形成鲜明对照，进一步揭示了革命时代的个体在追求集体理想的过程中时对自己欲望的压制，以及将个体生命让渡给集体事业的牺牲精神。⁵⁷探讨《野径》的主题，需立足于独立个体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共战士在当时时代与社会结构中的存在状态，才能深入理解作为个体的马共成员生在革命时代中所经历的生存挣扎与抉择。⁵⁸

《杜鹃》中的“他”只是一位热爱文学的青年，曾阅读《红岩》、毛语录以及听革命之声的广播，对革命生活怀有一种浪漫的想象。不过，当“他”真正踏上革命的野径时，却逐渐意识到真实的游击生活与先前所想象的大相径庭。

远方、丛林、热血、革命……绚丽的色彩涂满他青春的罗曼蒂克想像！身边那个狭窄平庸的生活叫他厌倦，未知的世界曾经如火焰般点燃他浪漫的憧憬！怎么遭遇真实的游击生活，竟是这样一幅惨淡的图景！⁵⁹

“他”身处那个一旦松懈就可能被思潮裹挟的时代，为了避免心爱的文字再次被指摘为“小布尔乔亚情调”，最终选择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便在杜鹃一声声“不如归去”的啼声，“他”仍然选择留在雨林，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挣扎与坚持。

⁵⁷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148。

⁵⁸ 王炎炎，〈马共·想象·历史——试论马华新生代小说中的马共书写〉，《名作欣赏》2013年第26期，页80。

⁵⁹ 海凡，〈杜鹃〉，《野径》，页156-157。

《黑熊》中的丹秀与岩华皆为勇敢坚韧的马共女战士，在部队中的历练使她们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个体。两人均经历过生育，但为了不拖累革命步伐，只能将孩子托付他人。她们的选择在与母熊源于本能的寻子行为形成对比后，更凸显出她们对母亲身份的主动让渡与自我压抑——沉重而坚定的抉择。

“他不愿意认我们。”丹秀很懊丧，“他姑妈说，还是逼他才来，孩子说为什么生他又不养？”丹秀的眼泪滚了下来。她也眼红了，她们默默对望一眼，都垂下头来。她们是不是都是不称职的母亲？⁶⁰

即便深陷于失职的内心挣扎中，她们却依然选择了履行革命的责任，不仅展现了女性在革命集体中的坚韧，更凸显了个体对于集体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⁶⁰ 海凡，《黑熊》，《野径》，页46。

第四章 结语

海凡《野径》以热带雨林中的动物书写为切入点，细致描绘了马共战士在自然环境与历史变局二重困境下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本文通过分析《野径》中多种动物意象与个体叙事的交织，揭示了马共战士在革命理想与生命挣扎之间所经历的两难抉择。动物凭借本能生存，而人类则在极端困境中依然努力作出理性抉择。这种对比不仅使小说的生存主题更加深刻，也彰显了人在自然与历史剧变面前所展现的自我意志之抉择。正如海凡本人所述：

“就像我本身的处境，会上队一方面是被追捕，当然还有一方面是我对社会主义的一个追求、理想。我必须要忠实于我自己，不能够说是被追捕就是完全被逼的，这还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⁶¹

由此可知，虽然源自自然界的意外与时代的偶然不断冲击着个体的命运，但人生最终的道路仍是由个体自我在挣扎中选择的。

《野径》不同于以往大部分的马共书写，不再是宏大叙事中对革命集体的单一塑造，而是将刻画对象转为马共集体下的个体叙事，将游击生活置于细腻的自然生态背景之中进行重构。通过动物意象的象征与人物故事的铺陈，打破人们过去对于马共的误解，使读者近距离地接触马共成员的真实面貌。小说中较少书写马共革命的“大是大非”，更多的是专注于雨林生态、人物、生活细节等的描写，向读者展示马共成员身为普通人也有的七情

⁶¹ 颜佳燦，〈附录三：洪添发先生访谈内容〉，《从马共书写到雨林书写：以海凡为中心》，页 83。

六欲与喜怒哀乐⁶²，在一定程度上颠覆社会上对马共的“污名化”，使群众更能共情当时的马共成员。⁶³

《野径》的动物书写为马共书写提供了新的叙事路径，同时拓展了热带雨林生态书写的文学想象空间。作品通过动物意象的介入，将马共的历史经验重新编织于自然叙事之中，将那个时代的现实与教训转化为具有生命力量的价值观，使读者在自然与历史的交错中感知生命的韧性、抉择的重量以及个体在集体历史中隐秘而真实的声音。⁶⁴尽管小说反映的是海凡个人的过往经验，但实则其经验根植于集体生活之中，是革命行动的历史记忆在个体层面的呈现，是集体记忆的个人化书写。⁶⁵

⁶² 王治平，〈饥饿、断肢与污秽的情爱——海凡小说中的马共经验〉，页 209。

⁶³ 颜佳燦，〈从马共书写到雨林书写：以海凡为中心〉，页 34。

⁶⁴ 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页 462。

⁶⁵ 陈焕仪，〈“不容青史尽成灰”——马华文学里的马共传记书写〉，页 60。

参考文献

专书

1. 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
2. 海凡,《可口的饥饿》,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7。
3. 海凡,《野径》,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21。
4.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邱依虹编、黎绍珍、林霭云译,《生命如河流:新、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马来西亚、新加坡抗日、反殖、独立运动纪实(1938-1989)》,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4。
6.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译著

1. 彼得·辛格著、祖述宪译,《动物解放》,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 卢卡奇著、燕宏远、李怀涛译,《小说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期刊论文

1. 陈焕仪,〈走入森林,走出自我——以《生命如河流》为例看女性参加马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2期,页81-87
2. 韩雄飞,〈试论动物寓言的艺术特质〉,《昆明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页11-15。
3. 何启才,〈马来亚共产党的南下策略与意义〉,《人间思想》2015年第10期,页94-106。
4. 何启才,〈试论马来亚共产党的电波宣传战及其影响:以「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为例(1969-1981)〉,《台湾东南亚学刊》2020年第2期,页33-56。
5. 马秀鹏,〈中西文学意象的理论阐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页116-119。
6. 潘婉明,〈战争·爱情·生存策略:马共女战士的革命动机〉,《思想》2012年第21期,页43-70。
7. 王富仁,〈文本分析略谈〉,《语文建设》2014年第7期,页4-10。
8. 王炎炎,〈马共·想象·历史——试论马华新生代小说中的马共书写〉,《名作欣赏》2013年第26期,页79-81。
9. 王治平,〈饥饿、断肢与污秽的情爱——海凡小说中的马共经验〉,《中国现代文学》2023年第44期,页205-220。
10. 魏月萍,〈马来马共的历史论述与制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11年第14期,页1-23。

11. 郑丽榕,〈台湾动物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以近二十年来为主的探讨〉,《成大历史学报》2020 年第 58 期,页 233-251。
12. 朱立立,〈历史记忆·始源想象·身份建构——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历史书写及属性意识〉,《华侨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页 77-83。

新闻

1. 海凡,〈豢养温暖与惆怅〉,《星洲日报·星云副刊》,2017 年 7 月 27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20170727/%E6%B5%B7%E5%87%A1-%E2%80%A7-%E8%B1%A2%E5%85%BB%E6%B8%A9%E6%9A%96%E4%B8%8E%E6%83%86%E6%80%85/>。
2. 潘婉明,〈解构新村共同体 寻访马共的身影〉,《当今大马》,2008 年 4 月 23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81806#google_vignette。

学位论文

1. 陈焕仪,《“不容青史尽成灰”——马华文学里的马共传记书写》,福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论文,2019。
2. 段燕,《他者·他性·他我:当代新英语小说中的动物研究》,武汉: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9。

3. 颜佳烁, 《从马共书写到雨林书写: 以海凡为中心》,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论文, 2019。
4. 云天恩, 《论“文史互见”视角下的“马共书写”——以金枝芒、驼铃、海凡为例》, 金宝: 拉曼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论文, 2017。

网络资料

1.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活动回顾: “雨林生态和记忆书写” 讲座〉, 2018 年 5 月 22 日。

<https://www.umchineseestudies.org.my/2018/05/22/%E6%B4%BB%E5%8A%A8%E5%9B%9E%E9%A1%BE%EF%BC%9A%E9%9B%A8%E6%9E%97%E7%94%9F%E6%80%81%E5%92%8C%E8%AE%B0%E5%BF%86%E4%B9%A6%E5%86%99%E8%AE%B2%E5%BA%A7/>。